

# 纪念徐公堤二百五十诞辰

□周荣华



## 记忆海门

乘车经过天补、川港,同行的朋友说,这一段就是原来的徐公堤,如果没有徐公堤,我们海门还在长江里漂。我深以为然。

长江里的沙洲,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受长江流水、地球自转以及季风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或南坍北涨,或北坍南涨。

通常是南坍北涨。靖江在三国时尚是接近南岸的沙洲,孙权派人在沙洲牧马,称为马驼沙。马驼沙渐渐地离江南越来越远,慢慢地接近江北。明末清初,长江向北拐弯处淤浅,沙民与江北缺地居民争相围垦,靖江终于成了江北一县。还有启东,清朝晚期,海门东南方向出现沙洲群,崇明人争相开垦,说成是崇明外沙。谁知竟并联海门厅,并联处有崇海界河,1928年建为启东县,海门把崇海界河北部的土地给了它,它又向海要地,有了今天模样。

也有北坍南涨,时间短一些而已。清末民初,海启交界的南面江中现出沙洲,渐渐地向崇明靠拢。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公社需要土地,派人筑坝围垦,与崇明相接。从此海门、启东在崇明有了飞地。

沙洲开岸,没有人因为因素难以完成。县志记载,“县治初与崇明比邻”;《舆地纪胜》的记载更为具体,“南宋初,崇明东沙在海门廖角汲水”,可见距离之

近。如若当初有人筑坝,崇明就成为海门内地,而不是沙洲,不会飘然而去。崇明后来或近或远,据有关资料,崇明南门港周围土地,系海门坍而复涨之地。

沙洲并岸,抓筑堤时机非常重要。这个时机,徐文灿抓住了,非常了不起。那是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距今约二百五十年。

徐文灿,奉天铁岭人,正蓝旗汉军,由监生捐副指挥。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任海门厅同知,不到两月,因病离任,大概身体不能适应,但看到了海门环境的艰难。乾隆三十七年初,复任海门同知。那时,海门是个江中沙洲群,受海潮江水冲击,坍没无常。徐文灿到任首先考察各沙情况,选择于裙带沙建署。徐文灿之前同知,是走读生,假借通州,管理鞭长莫及,至徐文灿成为常住户,一住就是八年。与官署同时建的有一排横舍,供读书人居住。他又实地勘察长江,由西而来,在厅境西二十里处,与通州隔泓而望,略拐弯西北,阔处有二十多里,狭窄处也有数里远,渐有泥沙沉淀,退潮时有土人涉江而过。徐文灿勘察后毅然决定筑堤,堤长十四余里,约今天补镇东至川港。

所谓堤,实际是江中筑坝,难度可想而知。徐文灿不畏艰难,亲力亲为,选择土民过江处筑堤,于第二年初堤成,从此通州到海门,由水路变水陆并进,车来人往畅通无阻。从此,海门由江中沙变成半岛之地。

更可喜的是,堤坝南北迅速淤塞成陆,不几年增加良田数千顷。以坝中心为通州、海门东西分界,今南北通海界河是也。通州侧北有川港镇,南有通海镇。通州、海门,不亦乐乎!

更令人惊喜的是,堤成,海门三十余沙,各沙间的泓泓迅

速淤积,不几年海门上沙连成一片,面积翻倍,人口成十倍增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徐公堤筑,是海门特大喜事,也是南通特大喜事。

徐文灿其人,监生身份,汉人旗籍,靠捐资走上为官之道。以前我以为他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主,谁知竟看错了。他捐资是为找寻报效国家之事。他第一次来海门就病了,按理说可以改弦更张,至少找一个好的地方当官,谁知更坚定了 he 改造海门的信心。第二次来海门,组合拳来了,办了一系列民生事业。筑堤之后又修文庙、武庙,筑山镇水,八年中,妥妥地把海门建成人间福地,附近百姓以有海门沙籍为荣,于是出现通州人海门沙籍现象。连接壤处的川港人,也大多申领了海门沙籍。如此一个海门父母官,功成便身退。乾隆四十四年,两任八年期结束,朝廷批准他的申请,退休回家,“遂初既赋,囊橐萧然”,拿着八年前的行囊,悄悄地走了。他走后,百姓感念他,立生祠怀念,而他全然不知。十多年后,他的继承人在徐公堤为他立了“徐公堤碑”,百姓委托崇明文人写了“徐公德政碑记”,他也全然不知。徐文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他的家乡铁岭县有他海门筑堤的简短介绍,没有生卒年。海门人深深地怀念他,周世康为他著文立传:育成了今日海门丰饶壮美的模样。

其实,以今天眼光看,徐文灿筑堤的意义更为广大。没有他及时筑堤,海门可能像崇明那样仍然漂浮在长江中。没有他筑堤,通州仍然处在长江的胁迫之中。

请看徐公堤前的历史记载:

康熙《通州志》记载:康熙十年,余中场运河没于江。通

吕运河运输遂断。

康熙《通州志》记载:康熙十一年,四迁金沙场海门没于江。自此,旧海门归并通州。

康熙《通州志》记载:康熙十三年前,利和镇没江。利和镇原隶通州,后改属海门,随水去了。

乾隆《直隶通州志》记载:乾隆十二年七月,驻河基镇的州同署,被风潮冲塌。分州被毁,后建于通源镇北街。

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三十三年,潮决五里墩大坝,(余东)城尽圯,仅存四城楼。余东场有两座城,便仓城先被冲毁。

嘉庆《两淮通州金沙场志》记载:乾隆三十六年,江水冲破进鲜港十余里,金沙场大使朱必琳在袁灶港西北五里筑海坝以阻。

不足百年,江水肆虐,分州、县城、大镇、城池尽被冲毁,通州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乾隆四十年,徐文灿在长江北支筑坝,彻底改变了现状,除吕四外,通州以东地区再没有江水威胁,海门厅在外围捍卫了通州,长江北支成为通州、海门内河,逐渐淤浅,演变为通海界河,两岸滩地变成良田,增田近十万亩。今老通吕公路约为长江最后岸线,南至通海界河,约有田数万亩,全是新增土地。通海界河以南,也有相应土地属海门。

海门,从地理变迁上划分,显德五年建县,康熙十一年归并通州的为旧海门;乾隆三十三年设立的海门厅、公元1912年改设的民国海门县、1949年新中国继设的海门县为新海门。在新旧海门中,徐文灿筑坝兴海门厅、捍卫通州,具有莫大的功劳。徐公堤二百五十诞辰将至,我们今天纪念,完全应该,再隆重也不为过。

## 海门名人传(连载)

(上接7月18日A5版)

丁有煜(1683~1764),字丽中,号个堂,别号石可、幼壺、个道人。诗画以“个道人”闻名。丁氏祖居海门。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坍没于江后,迁至永安市,后徙徐洞(今通州区兴仁镇)。父丁腹松,康熙进士,丁有煜系长子,受父影响大。他致力于诗、词、水墨画、书法、篆刻,自成一家,造诣颇深,有“外八怪”之称。他著有《双薇园集》《双薇园续集》和《与秋集》,三部诗集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文字狱中全部遭到焚毁。晚年参与纂写《直隶通州志》。1764年袁枚听说丁有煜去世,叹息道:“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 诗画双薇树 悲欣个道人

——名士丁有煜

□周世康

### 长歌当哭悲故县

康熙登上皇位第十一年的时候,即1672年,他在江苏巡抚马祐的一份奏章上御笔一批,在历史中穿行了714年的海门县,被从地图上抹去,代之以一个小小的海门乡。这一年,狂风挟裹大潮,铺天盖地,犹如万马奔腾,冲毁海门南城门,直入大街小巷。幸存的百姓和寄托着他们今生来世无限希望的县城寺庙、学宫,一起搬到县城西南方向 of 永安镇。十一年后,失县的悲痛还在大地上徘徊,丁有煜来到了世间,从那一刻起,他就身为海门人,籍贯海门乡。

丁有煜只是从父辈们口里听说当年的潮灾、江坍,当年的迁徙、流离,上天仿佛觉得对这样一个将来能于历史留下传世之作的人,要给他补上这一课。海门乡落脚于永安镇后,风暴潮灾依然,江坍不断,长江步步紧逼而来。康熙五十八年(1719),一场更大更猛的大潮袭来了,永安镇几乎顷刻被毁,人们遭遇灭顶之灾。上次灾难的记忆还未褪去,新来的灾难伤痕更深。看着良田成片坍没,人们死伤累累,其时三十六岁的丁有煜满腔悲痛,挥笔写下了《海门歌》——

嗟我小邑海之门,一朝卷入海波浑。人民星散各逃窜,十余三五迁永安。永安离江二十里,不城不郭阜市垣。附隶通境存乡贯,耕读辛苦劳肺肝。五十年来气少甦,波涛再至愁云铺。人声沸都鬼夜哭,树崩鸟死在须臾。野老习见说旧事,当年坍县犹徐徐。此日驱羸驾恶浪,日流十丈黄沙墟。担儿携女觅生计,只恐滔滔随水逝。败苇遮体作衣裳,东去西去无定势。仰天号泣救吾人,梦依徐洞作苗裔。一擦一壁屋鳞鳞,海邑何辜此遭际?

《海门歌》是一曲海门悲歌!当年县城坍江,裁县为乡,乡治迁永安,在那里不城不廓,五十年还没完全缓过气来,又来了更大的潮灾。对这次又冲垮永安镇的飓风恶浪,诗作作了具体描述。现场是“人声沸都鬼夜哭,树崩鸟死在须臾”——速度更快,在须臾之间,不比当年“犹徐徐”;是“此日驱羸驾恶浪,日流十丈黄沙墟”——恶浪更巨,坍塌更猛,惊心动魄!乡民是“担儿携女”“败苇遮体”“仰天号泣”——灾情更惨,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最后东西飘零,再迁徐洞,缺木少砖,破房败屋,权为活命!作者在诗的末尾向苍天发问:为什么啊!为什么,海门地海门人遭遇这样的灾难?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这不仅作者一个人的悲愤,也是全体海门人两三百年来共同的悲愤,也是丁有煜作为海门人,又代表海门人,把它从内心呼喊出来了!

新发现丁的诗《江坍二首》,应是《海门歌》之后所写——第一首:“海国三迁后,江坍六十年。旧时存屋舍,此日变桑田。人事穷无定,天心拙可怜。沿门堆白骨,霜露更凄然。”第二首:“故园心腹地,大半属崇明。固是挥金便,多因任事轻。鬻木凋肝肺,饥渴丧声名。谁遣留遗憾?流离泪满倾。”江坍六十年,如果从裁县为乡的1672年算起,应是1732年了,故土此时又历沧桑。故园的核心地带,已从江中复出,但已变为崇明属地。作者痛恨主事者的轻率,不顾及历史的根脉和由来,是他们造成了海门人的流离之恨,思乡的泪水长流不完。丁有煜在写《海门歌》前后,已随其父丁腹松住在象山(即军山,狼山东边)一处名为“团鹑”的地方,虽然离开了海门乡,但对家乡一直念之叨之,牵挂在心。丁有煜有多首写给西崖董太尊的诗,董太尊名权文,镶黄旗人,乾隆九年(1744)任通州知州。此人治政,善于救灾治荒,他在任六年,对海门乡民迁往徐洞之后的生活,建树甚多。之后,他调任淮安。

《策荒诗赠西崖董太尊权文》,此诗共四首,第一首是总后,讲董的治理之功山高水长。第二首写家乡经历沧桑之变,桑者良田沃野,养活百姓;沦者乃波涛翻滚,鱼鳖人家。灾难来时,夜潮、飓风、黑云……灾后鬼火悠悠、孩童啼饥、欲生不得、欲死不忍。第三首写如此凄惨的生存境遇,终因董太

守的仁爱、赤诚,倾注心血救治有方,而使老百姓如涸辙之鱼而欣逢甘霖,愁苦的脸上有了欢颜。董太尊其功甚伟,但没有丝毫居功自傲的神色。最后一首写作者自己,“我以贫贱拙,弗与朝市谋。蒿目望四野,饥溺切同舟”。自己是与黎民百姓一条船上的人,饥寒同感,今天也一样感恩董太尊。

《送董大夫行》,这首诗同样对董大夫评价很高,把他比作古代的循吏(出名的好官)龚黄及召杜,及商代的良相伊尹,而且满腹经纶,谈吐文雅而风流。在现有史料中,这首诗罕见地道出了海门乡迁地徐洞后的情况——“……即如兴仁一村,向为海门旧县波臣滚滚之逃遁,新迁去治念里遥。零星茅屋徐洞渡,断续炊烟瘦子桥。野人启户月轮高,鸡犬忽惊幸乐郊。东下金沙石港吕四以及廖角之分潮,十万编民二百里,一夫抱痛切焦劳。指挥唱伊旦,谈笑补风骚。吁嗟乎!大夫赤心眼倍青,双耳明聪更远听。铸人钟鼎式仪型,桃花李花香满庭……”诗中道出了徐洞(后名兴仁)离州城的距离,海门人迁去之初的荒凉与穷困,炊烟时断时续,原来少数住户犹如野人。瘦子桥,是实有其桥,还是寓意桥的破旧与简陋,稍微胖一点的人就难以通行?这首诗还写出当时海门乡的实有区域,“十万编民二百里”“东下直到……吕四及廖角之分潮”。董大夫视野开阔博采众长,六年治理,既从事建设又培育人才还注重礼仪规范的养成,终于“桃花李花香满庭”,一改旧貌。

《送太尊董公之淮府三首》,此诗写了送别董公的具体场景和经过。昨天的饯行筵席上,作者赋诗两首,披肝沥胆,坦诚心言。今天,文人雅集,均表对董公送别之意,作者作画以赠,希望此寓意深远的画卷,将来能陪伴董公小憩,“伴公琴鹤”,把作者悠长的情谊,留在董公生命的岁月里。

从这三首诗看,丁有煜与董权文的情谊,是因为董竭力为通州、海门百姓“策荒”,丁又是同百姓“饥溺切同舟”,因而满心喜悦、满怀感激。而今,董要离任去淮安了,丁又满怀愁绪与感伤,“永夜不成寐,孤独伤别筵”。这三首诗,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丁对家乡的无限深情。

海门裁县为乡,保留乡学,当时学额保有一半,六名。刚由县转来,仅仅是名字与行政级别变化,实际读书人并无多大减少;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追求也没有变,但学额减剩一半,怎能承受?当时不满之声盈耳,增额呼声不断。其间上层官府僚察后曾增拔过四名,但不久又退回到六名,这叫海门乡学子情何以堪?丁有煜父亲丁腹松这时已退休回乡,倡议赴京城申请,并主动捐资。丁有煜、吕四场贡生夏忠等“力请于大府”,终于成功,永久追加四名。但历史的变化总难以预料,从雍正至乾隆初期,狼山以东至海口近百里江面上,涨出近百个沙洲,大量移民登洲开垦,于是就出现了沙籍混冒海门乡籍这个新问题,引发了新的矛盾。

丁有煜经历了裁县为乡之痛,又饱尝增学额之苦,对沙籍混冒沙籍的矛盾深为不满,曾写《沙字号三首》一诗,既记录了当时之事,也坦露了胸中之忿。第一首写了沙籍的由来:“沙字号,头号江南尾北掉。初籍新集集沙洲,新烦生齿烦学校……”第二首写沙籍混冒侵犯了海门读书人利益。“沙字号,侵我寒毡风雨雨。书生何物足支吾?仰天日夜唯心祷。但愿沧桑仍变更,南田北海重颠倒。水粼粼,山峭峭,版图炳炳咸四照。成巢哪得不思归,我饥我冷谁与告?”第三首批驳了沙籍混冒的借口,并把矛头指向决策者:“……始其事者虑厥终,载定沙籍重训诰。何因久假忘非有,故国戈矛卷海潦。何如及早一帆风,莫令无家生悔懊。”此诗看起来是针对沙籍混冒,但骨子里抒发了“我饥我冷谁与告”的深沉悲痛。海门读书人还有什么呢?唯有仰天祷告,祈求从书中找条出路,但这条路也被沙字号侵犯了。作者在诗的最后批评了“始其事者”,是他们考虑不周,留下了今天的后遗症。诗中虽然对“沙字号”个别用词略欠斟酌,但对海门故土的无限怀念,无处回归的满腹悲凉,令人为之动容。

(未完待续)

# 海门河,最美的家乡河

□孙晓冬

本月6日,周六,适逢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日间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今夏第一轮37~38℃的高温着实让人感受到了盛夏的热情。谚语说的“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既生动又形象。

当晚九点,我参加完由湖南大学单汨源教授主持的质量半月谈线上会议后,在浏览微信朋友圈时被海门广电局原副局长、海门电视台台长朱学远先生用长焦和广角镜头拍摄的海门河景观照惊艳到了,那波光潋滟的美丽景色仿佛顷刻间冲淡了炎炎暑热。

朱局长镜头中的海门河是海门市民倍感亲切和温暖的一条母亲河。它西起通州区的新江海河,东至启东市的三和港,海门境内流域面积1.42万公顷,全长45.7公里,其中海门段39.2公里,是海门“三横七纵”骨干水网体系中的重要一环。1976年,为进一步完善引水灌溉、防汛排涝以及内河航运等需要,海门县委、县政府决定开挖此河,在当年是倾全县之力,历数月而成。因该河是从海门城北擦肩而过,主河道绝大部分在海门境内而得名。自此,清澈甘冽的河水滋养了沿岸数十万城乡百姓,为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海门河道水网体系的综合治理以及城市持续向外拓展延伸,如今的海门河已经从原来的城乡边界线华丽转身为横贯海门主城区的

中心河和景观河。它与临水而建的10多个居民区共同构建起了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要说我真正近距离认识和接触海门河,还得从1995年的旧城改造说起。当时海门市对外贸易总公司为改善干部职工的住房条件,借势旧城改造的东风,在通源新村以集资建房的方式建造了两幢住宅楼。由此,时任外贸包场种鸡场场长的我,在海门城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旧城改造也使海门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据有关资料记载:1994年6月27日,海门百万人民迎来“撤县设市”的大喜日子,这标志着海门从城镇向城市历史性的跨越。海门市委、市政府以非凡的魄力和远见卓识提出了“经济上规模、环境换新貌、队伍创新风”的三大战略目标。1995年2月,旧城改造的帷幕拉开了,经过210多个日夜奋战,旧城改造于当年9月15日全面竣工。在7个月中,市区建造新楼223幢,计50.3万平方米,改造了12条主干道、127条后街小巷、新村道路及7万平方米的人行道,设置了3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开通了两路公交车。这年,海门“跳”过省级卫生城市评比,一举夺得全国卫生城市的桂冠。1996年2月26日,《新华日报》头版以《海门一年大变样》为题,整版报道了海门经验。也正是从那时起,处于城北的海门河随着海门旧城改造和城市发展得以重新规划和整治。

记得1997年,我入住通源新村时,住宅的东北侧还住着不少农户,现在的青海东路以北、嘉陵江路往东一直到瑞江路还是一片果园和农田。在海门河南侧和丝绸路北侧之间分布着海门丝

厂、海门丝绸厂等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厂和沙石、木材码头,河的北侧绝大多数是原新海乡的乡村住宅和农田。咱们京海集团几个客户饲养种鸡的鸡舍和哺坊也紧靠着海门河北岸。由于工农业生产以及生活污水污染,海门河曾一度“蒙羞”,二十多年前,只要说是海门河里捕获的鱼,没人敢吃,都说有柴油等异味。彼时河岸坍塌,水草丛生,水质恶臭,海门河成了海门的“龙须沟”。

水,是城市的血脉和文脉。江海相通,沟河纵横的独特水环境,造就了海门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历史和文化。但多年来,海门城区宏伟河、日新河、通沙河的水体黑臭问题一直饱受诟病,这些河道也直接影响了海门河的环境。把这些河道治理好,一直是城区居民的迫切期望。为彻底解决城区河道黑臭现象、提升区域水环境质量,2016年海门启动工程可行性研究,2019年3月份正式启动施工。作为彻底解决海门老城区宏伟河、日新河、通沙河黑臭问题的综合整治工程,该项目被列为海门2019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总投资约4.5亿元。据相关资料介绍,工程整治范围南至人民路、北至海门河、东至珠江路、西至江海路,治理范围为3.7平方公里的海门老城区区域。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对上述河道沿河截污管道进行修复改造;取消原溢口和全部入河管道;铺设DN2000~2800口径合流总管约2.1千米及人民路、东洲路等5条道路合流支管约三千米;在海门河南侧建设全地下污水提升泵站、排涝泵站、雨水调蓄池等设施,全面实现污水截流、雨污分流。其中日新路泵站为综合性功能泵站,设计流量为15立方米每秒,将有效解

决海门城区“三河”流域水系的排涝、净化等问题。除此之外,还对河道进行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由此,备受市民关注的海门城区“三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于2020年12月完工,整个施工过程,广大市民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顶管施工创造了海门市政管道工程历史之最,是管径最大、难度最高、风险源最多的一次施工。目前,海门城区“三河”已实现通水运行,道路、绿化也已恢复,重现城区河道碧波荡漾、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海门河生态环境也因此得到极大改善,两岸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得到了极大提升。河两岸的人行步道以及亮化和绿化工程也得以持续改善,如今的海门河已经成为了海门市民休闲娱乐、健身锻炼不可多得的一个好去处。

近三十年来,我作为海门市民,深切感受到了海门河和海门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方针,牢固树立并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准确把握人与水、水与生态、水与经济社会等辩证统一关系,全面落实“打造干净的河、流动的河、美丽的河”总要求,着力打造水利建设高质量发展海门样板,成效显著,群众满意。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伴随着海太长江隧道、北沿江高铁、南通新机场等交通道路合流支管约三千米;在海门河南侧建设全地下污水提升泵站、排涝泵站、雨水调蓄池等设施,全面实现污水截流、雨污分流。其中日新路泵站为综合性功能泵站,设计流量为15立方米每秒,将有效解



2024年度“美在海门”纪实散文征文

纪实散文

主办单位:海门区融媒体中心

协办单位:海门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门区作家协会